

跨不過去的坎：
子女「離」家的樣態及其對父母社會心理狀態之影響

**A Formidable Obstacle:
the Forms of Children Leaving Home and Its Impact on
Parents' Socio-Psychological Status**

莊致嘉、蘇靖婷

莊致嘉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通訊作者） E-mail: chihchia@gms.ndhu.edu.tw

蘇靖婷 羅浮堡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生

摘要

本文作為一份探索性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臺灣的子女離家樣態之多樣性及其文化意涵，並檢視子女離家對父母社會心理狀態的影響。本文以居住在新竹縣市且家中至少有一位 15 歲以上子女的父母為研究對象，採用立意抽樣方法取得 638 份有效樣本。研究發現，結婚離家對父母的情緒感受衝擊甚大，特別是僅生育女兒者。孤獨感受越強烈的父母越傾向貶抑自身可使用的社會關係質量，而有較高程度的社會孤立感；相同的作用也發生於社會孤立感對孤獨感的影響，形成兩種社會心理狀態相互影響的向下螺旋關係。綜言之，臺灣有不同於西方的子女離家行為與時間觀、性別離家文化、特定的情感指向。因此，臺灣社會的「家」面臨兩種「跨不過去的坎」，一個是子女結婚離家對父母社會心理感受的衝擊是明顯的，另一個是傳統性別文化價值觀的根深蒂固難跨越。

關鍵字：孤獨感、社會孤立感、空巢期、家庭生命週期、離家

Abstract

This exploratory study aimed to discuss the diversity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orms of home leaving in Taiwan an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children leaving home on parents' socio-psychological status. This study involved parents living in Hsinchu County and with at least one child aged 15 and above. We used purposive sampling and obtained 638 valid sampl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arrying and leaving home has a strong emotional impact on parents, especially on those who only have daughters. The lonelier that parents feel, the more they tend to depreciate the quality of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that they can use and experience higher levels of social isolation. The same action also applies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solation on loneliness. Thus, a downward spiral relationship mark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socio-psychological states is formed. Therefore, the behaviour and temporal perspective of home-leaving, the home-leaving culture regarding gender, and the specific emotional orientation are different between Taiwan and Western society. Thus, families in Taiwan face two formidable obstacles: one is the strong impact of children marrying and leaving home on the socio-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of parents, and the other is the deeply rooted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toward gender.

Keywords: Loneliness, Social Isolation, Empty Nest, Family Life Cycle, Leaving Home

壹、研究背景

西方的家庭居住型態變遷於七零至九零年代十分明顯，可從持續增加的歐美相關研究見端倪。二十世紀六零年代末，西方社會子女離家因素的改變打破了長期以來兩代同住的型態，即離家的主因從結婚逐漸被求學與就業所取代 (Goldscheider and Goldscheider, 1999)。反觀臺灣學界關注子女離家現象的時間是落在二十一世紀初，楊靜利、陳寬政 (2002) 發現因求學而離家的比例確實有增加的趨勢，但結婚仍是主因之一。之後，家庭與人口學相關研究持續提供豐富的信息，例如對未來的家庭生命歷程 (family life courses) 進行預估 (楊靜利、劉一龍，2002)、探討家戶組成與代間關係之變遷 (楊靜利、董宜禎，2007；Huang, 2013；伊慶春，2014；Li and Hung, 2019)、分析特定人口屬性者的居住轉換 (張詠菡，2019、2022、2023)。這些文獻皆指出結婚是臺灣家庭生命歷程中的重要轉換節點，也是離家的主因。可見，臺灣家庭的子女離家因素並不全然與西方相同。

雖然西方社會的離家主因從結婚轉變為就業與求學，但不變的是這些因素都鑲嵌在子女成年離家文化的社會脈絡。而且，對應於家庭生命歷程是可預期的狀態，包括子女成年後會出現「空巢」的家及父母在空巢階段的身心健康變化 (Lauren, 2017; Kobayashi and Steptoe, 2018)。臺灣社會因求學與就業離家主要是受到工業化進程的影響，結婚離家才是深扎於文化中的社會現象，也是長期未變的離家主因。相較於西方的成年離家，臺灣的求學與就業離家是多次離巢與返巢的型態，結婚離家的時間也沒有社會集體的一致性。此外，對於傳統父權體系下的臺灣家庭，性別更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例如結婚之後是否離家可能存在性別的差異，但西方社會的離家子女性別往往非研究討論的重點。至今，我們並不清楚臺灣父母面對子女結婚且離家的情緒感受是否不同於非結婚而離家？父母面對不同性別子女的已婚離家是否有明顯差異的反應？若將結婚離家的子女性別擺置回手足性別組合之中，例如僅生育兒子、僅生育女兒、育有兒女但僅女兒結婚離家等，何者對父母的身心狀態衝擊較大？目前，學界對於子代離家的樣態及其影響當代空巢父母的情緒感受之認識十分有限。我們對於子女離家的樣態和文化特性之掌握還不夠充分，也不清楚子女離家對父母身心狀態的衝擊程度。因此，本文要探討當代臺灣社會中異於西方文化的「離」家多樣性、分析子女離家對父母身心狀態的衝擊，以及說明文化規範有別於西方社會脈絡的特殊性，進而反省西方的空巢概念套用在臺灣社會的有效

性。

回顧我們所居住的臺灣，它僅花了三四十年的時間從農業社會步入後進工業階段，壓縮現代性的後果是傳統、現代與後現代的多時期文化並置或重組。Merton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指出一個快速發展的社會容易出現傳統文化價值與現實狀況之間的名實落差，使得文化價值規範發生改變，而鑲嵌於社會脈絡中的行動者易出現脫序 (anomie) 的社會心理狀態。當代臺灣的父母明顯面對兩股背反作用下的期待落空，即子女離家的趨勢背離了傳統孝道文化中期待子女同住以安享晚年之想像。但學界卻未留意到子女離家對父母社會心理狀態的影響，其可能的原因除了研究者較常用來分析家庭居住安排的大型調查資料未納入父母社會心理狀態的詳細測量，另一個難題是臺灣社會的子女離家出現在不同的家庭生命歷程且有反覆離家的現象而難以掌握，再加上與西方的成年離家明顯不同，故不易判斷子女離家的狀態。有鑑於此，本文以新竹縣市為研究範圍，自行設計問卷與收集樣本，以此份調查研究來反省西方家庭生命歷程觀點的空巢概念用於解釋臺灣社會的子女離家現象之有效性，並藉由檢視子女離家對父母的孤獨感 (loneliness) 與社會孤立感 (social isolation) 之影響來探討子女離家現象背後深層的社會文化意涵。雖然這是一份以特定區域所進行的調查研究，在成果的推論上需要留意有其侷限性，但作為一份探索性的分析研究，這會是瞭解臺灣離家文化及其文化脈絡中父母社會心理狀態的重要一步。

貳、文獻探討

不同的社會對於子女離家的意義解讀不盡相同，展現在離家時間點的差別、離家原因差異、離家後又返家的行為模式可能為父母的情緒感受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所以，臺灣社會的子女離家對父母的影響是否與其他社會或國家有別，頗值得探討。西方視青年離家為成年獨立的表徵，因此許多研究探討青年居住轉換的變化 (Berrington and Stone, 2013；Fry, 2016)、子女離家對父母身心健康的影響，如憂鬱徵兆、孤獨感、焦慮失序 (Zhai et al., 2015；Wang et al., 2017)。這些文獻的共同點是以西方社會的中產階級家庭生命歷程為基礎去探討空巢現象。以下為本文回顧相關文獻和反思空巢概念的整理。

一、離家的文化脈絡及西方空巢概念的反思

空巢概念的文化脈絡主要是西方家庭生活生命階段中成年子女離家後的家中居住成員減少之社會事實。成年是一個可預期的離家時間且是以單次為主的離家行為。所以西方的空巢概念能否直接套用於其他社會則非不證自明。早期以歐美為典型代表的西方，青少年要被認可為成年人需要經歷五個重要的過程，包括高中學業、工作、離家、結婚與生育，其中以離家為關鍵的轉折點 (Iacovou, 2001)。即使現代的西方已經弱化了這五階段的必要性，且離家的實際時間也逐漸有別於傳統社會，但父母與子女之間對於何時應該離家仍保有彼此默認的共識。近幾年因高等教育普及和經濟環境不佳等因素而導致子女延遲離家，但對於離家的時間共識並沒有明顯的改變 (Maroto, 2017)。與此同時也觀察到近十年的相關研究隨著返巢子女人數比例攀升而增加 (Patacchini and Arduini, 2016 ; Tosi, 2020)。由於延遲離家和返巢行為都不符合西方社會對於成年子女離家的文化規範，所以這群子女經常被貼上負面標籤，父母也同樣遭受到極大的社會壓力。Mitchell and Lovegreen (2009) 發現空巢父母的身心狀態會隨著社會文化規範而改變，出現不良反應的機率也有變化。Davis, Kim and Fingerman (2016) 與 Mitchell and Lovegreen (2009) 的發現相似，指出美國社會對於子女離家的接受程度曾發生轉變，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前，子女返家會被視為不正常且對父母的婚姻生活造成壓力，2008 年之後因受到外在經濟環境不佳衝擊而返家者或返家後再次離家的時間拉長者較被中性看待，但因私人因素而返家則依舊受到社會規範的責難及對父母的身心健康有負面影響。由此可見，成年離家對西方家庭與個人都具有重要的生命歷程意義和社會規範壓力。

反觀早期的臺灣社會有高比例的父母沒有離家經驗，特別是男性或未婚的成年者。即使是近十多年來，離家的未婚子女仍頻繁往返家中居住，直到結婚或有偶之後才較明顯減少與父母同住的比例（馬國勳，2010；魯慧中、鄭保志，2012）。因為有越來越多的未婚子女以「陪伴」父母的功能性和情感性需求為理由而與父母同住。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性別差異，即使婚姻是女性需要離開原生家庭的主要因素，但同樣是已婚或有偶者，女性離家的比例仍然高於男性¹。楊靜利、陳寬政 (2002) 指出 1950 至 1997 年間的

1 除非找到合理化的理由，否則女兒與父母同住會承受極大的壓力（伊慶春、章英華，2008），抑或已婚女兒在夫妻經濟能力及權力關係中佔優勢方有助於「偏娘家化」的親屬關係網絡發展（胡幼慧，1995）。

臺灣社會，子女離家時間大抵與結婚時間重疊，但婚後離家因素會因子女的性別而不同，男性離家的主因是就業，女性則是婚後離家占多數。在父系血緣傳承文化或修正式父權社會（伊慶春和章英華，2008），可以看出家中男性在婚後的家庭地位更加穩固，女兒婚後即使仍與原生家庭維持互動也已被視為他家之人。在經歷性別平權和女權運動之後，當前的臺灣社會是否依舊存在著鮮明的性別離家差異，以及性別與婚姻的交錯組合對空巢父母的情緒感受是否產生差異性的影響，本文將進行分析。

任何一個社會的子女離家都直接形成家的空巢狀態和影響父母的身心感受。在西方社會，空巢概念是鑲嵌在單次離家文化中，隱含來自家庭生命週期的預設。目前廣為採用的家庭生命週期是 Duvall (1988) 依據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生命歷程所劃分，再利用當時人口普查數據計算出家庭渡過每一個階段所需花費時間。在此預設上，空巢階段 (empty nest period) 是指第六階段的子女陸續離家之發射中心階段，或第七階段的空巢家庭至父母退休的中年期 (Duvall, 1988)，亦有研究者將發射中心期和中年父母期同時包含於其中 (Tanis, Louw and Buijzen, 2017)。目前學界對於空巢的認定仍無一致共識。本文採用「空巢階段是橫跨發射中心期和中年父母期」的觀點，認為空巢是循序漸進且持續的概念，若家庭的子女數超過一人，通常不會在一夜之間轉變為空巢家庭。所以若以全部子女都離家或以第一個子女離家之事實即視為空巢，則有以單次離家作為預設的疑慮，並不適合做為臺灣家庭的空巢定義。

由於家庭生命週期源於 1950 年代的中產階級家庭之生命經驗，其主要特徵是可預測性、相對恆久穩定的家庭模式 (Mitchell, 2006)，意即社會期望與家庭相關事件的發生依循著一定的順序，類似一個線性且不可逆的概念。然而，家庭鑲嵌於特定的文化脈絡之中而受其社會規範影響，且家庭的變化實際上可能同時處於多個階段之中，故可能先進入下一個階段再回到上一個階段 (Farris, 2016)。因此，當研究者以子女是否離家作為家庭空巢的指標，一旦該社會的家庭生命歷程不吻合線性不可逆的發展狀態時，所收集到的當下未離家者很可能混入了離家後又返巢的對象。這樣的疑慮普遍出現在過往針對空巢階段的相關研究中。換言之，不論是將空巢定義為家庭生命歷程中的第六或第七階段，都會忽略子女離家是一個動態且反覆的過程。子女離家後的返巢行為違反家庭生命歷程的預設，但在現實中卻是經常發生的現象，尤其在臺灣十分普遍。在許多國家，子女返家的比例明顯增加，且子女返家是一個反覆的過程而非單次性，較極端的情形還包括所有子女均返家的滿巢狀況 (Davis, Kim and Fingerman, 2016；Caputo, 2019)。但對於

父母而言，子女離家後再返家的滿巢和子女未離家前的滿巢是截然不同的情況，前者造成的身心衝擊可能迥異於後者。

目前國內的相關文獻對於空巢概念的理解多是立基在西方社會的家庭生命歷程觀點，以子女單次離家的不可逆線性歷程為預設，但研究者對於空巢的定義和操作化卻又不盡相同。若將國內相關研究依使用的操作型定義與研究對象之差異分成兩類，一種是將空巢視為所有子女皆離家後的階段，另一種是未區分是否僅指子女單次離家且未再返家，亦或同時包含子女返家。本文嘗試更貼近臺灣家庭的子女離家樣態，考量反覆離家的情形，將家中第一次有子女離家視為該家庭進入空巢階段的重要條件，故定義空巢是「過去曾經至少有一位子女與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時間平均一年不超過六個月」。

二、子女離家的父母情緒感受

子女離家的文化意涵一定程度體現在父母的情緒反應。從家庭生命階段觀點，個人生命中的事件受到文化規範的影響，而且子女所遭受的壓力會擴延影響父母的身心狀態。因此，在子女離家與返家的過程中，父母與子女的發展軌跡會相互牽動，影響效果甚至會放大 (Mitchell and Gee, 2004)。而且，父母對子女離家的感受還可能受其所鑲嵌的文化脈絡影響而有差異。

歐美研究發現，無論是獨居或空巢，心理感受有鮮明的變化。有正向的感受，如自我概念的覺醒、生活自主性和滿足感提升 (Klinenberg, 2012)；也有負面的反饋，如角色認同危機、憂鬱等情緒低落現象 (Stephoe et al., 2013；Kobayashi and Steptoe, 2018) 及身心健康不佳 (Matthews et al., 2016；Rico-Urbe et al., 2018)。但近期也有研究指出，父母的憂鬱徵兆和孤獨感並無明顯的證據指向來自於子女離家 (Kristensen, König and Hajek, 2021)。整體而言，多數的研究者認為西方社會強調個人主義和重視生活自主，加上成年子女離家具有文化普遍性，所以多數父母能正向以對，即使中產階級女性較高比例會經歷短暫的角色喪失而出現負面情緒，但多能在子女離家後約兩年時間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 (Lauren, 2017；Bouchard, 2018)。

一份以加拿大的不同族裔移民父母面對子女離家的心理感受之比較研究指出文化脈絡的重要性 (Mitchell and Wister, 2015)，發現除了來自東南亞的父母，英國、華人與南歐地區的父母並未因子女離家而出現明顯的情緒困難，推翻了非西方國家父母在空巢

階段易產生負面情緒的研究假設。較早之前，Mitchell and Gee (2004) 曾為華人父母沒有出現嚴重情緒反應提出解釋，認為可能是華人父母較傾向隱藏負面情緒與代際間的衝突關係。從 Mitchell and Gee (2004) 和 Mitchell and Wister (2015) 可以看出，華人父母對於情緒感受有很大程度是深受早年內化的華人社會文化規範所影響。

臺灣的父母會在情緒感受上出現何種反應？國內學界鮮少檢視這個問題，主要的討論是聚焦在居住型態和變遷因素。陳淑美、張金鶚 (2004) 認為臺灣家庭的子女在工作初期或找工作期間會選擇返家與父母同住以減少支出，或在初婚階段因無法負擔房價而留在父母家中居住。但臺灣女性婚後與父母同住並非常態，反倒是男性被文化規範賦予婚後不離家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甚至，男性婚後欲離家還須面對傳統孝道文化的壓力，尤其是家中的長子或獨子。Yasuda et al. (2011) 和陳彥仲、王璽權 (2016) 指出臺灣社會在邁入現代化的進程中，都市化、教育擴張、世代間的同住價值觀變遷，或因現實因素考量 (如工作機會、住宅面積大小等)，都使得現實生活中難以實踐同住的想像。Li and Hung (2019) 則從父母資源支持子代的面向探討年青成年人延遲離家的現象及其對子代居住選擇的影響。從上述研究可以瞭解臺灣家庭的空巢狀況並不同於西方文化的單次離家，子女離家後仍會與原生家庭有密切的資源交換。父母將照顧子女視為一輩子的責任與義務，子女則在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一方面背負著文化中孝道的社會規範或代間資源交換的社會性期待，另一方面卻又因現實物質條件無法實現同住的可能或代間同住價值觀發生變遷。故在眾多背反因素的作用下，研究者想要預判臺灣父母面對子女離家的情緒反應並不容易。因此，本文嘗試從反思西方空巢概念用於分析臺灣家庭的有效性出發，透過自行蒐集的調查資料探討子女離家的多樣性及其對父母社會心理狀態之影響。

參、資料來源與變項說明

一、研究對象與取樣方法

由於目前國內探討子女離家和對父母情緒感受影響的文獻較少，且全國性調查或公部門調查資料並無法取得合適的空巢父母樣本群、缺乏子女離家的詳細資訊與父母的情緒感受等重要信息，故本文退而求其次採用非隨機的便利取樣方法 (convenience sampling) 收集樣本。由於空巢父母的母體數量和特質不易掌握，所以本文在進行分析說明時需避免過度推論，故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對長期未受關注的空巢父母之社會心理狀

態做探索性的分析。

本文將研究對象的條件設定為「六個月裡平均一個禮拜有超過四天是居住在新竹縣市且家中至少有一位 15 歲以上子女的父母」。新竹縣市的總人口數增長明顯，是全臺灣少數具有高生育率的前幾名縣市。新竹縣市的 35-54 歲有偶人口與父母同住比例也相對其他縣市偏低，故家庭型態多為父母與子女組成的小家庭。這樣的人口結構和家庭組成特性具有較高比例的有偶子女離家樣本，以及較單純的家庭人口結構，適合用來探索子女離巢之後的父母社會心理狀態。這份研究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至 5 月 28 日止一共發出 950 份問卷，回收 828 份問卷，剔除填答中有任何一題缺漏的問卷，最後的有效問卷為 638 份。

二、概念定義與變項測量

（一）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概念的定義與測量

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是測量父母面對子女離家的社會心理狀態，這兩個概念具有少部分的構面重疊，屬於不同的概念且不可互換使用。在本文的分析模型中，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分別為依變項，也是彼此模型中的自變項。早期對於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是否可視為相同的概念有許多論辯，但隨著相關研究的增加，將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視為不同的概念已浮現共識。Shankar et al. (2011) 和 Coyle and Dugan (2012) 建議將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分開檢視。其他研究者也透過深度訪談說明兩者的差異 (Hwang et al., 2018；Finlay and Kobayashi, 2018)，指出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均對健康行為、生理、心理狀態有負面的影響，但兩者卻是獨立影響身心健康且引發身心疾病的種類也不同。因此，本文將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視為不同的概念指涉。

孤獨感是一個多維度的構念，不同情境下產生的孤獨感會有差異，例如失去親人的孤獨感與在社會團體中無法獲得認同的孤獨感不同。Weiss (1973) 較早對孤獨感下定義，將孤獨感分為情緒性孤獨感 (emotional loneliness) 和社會性孤獨感 (social loneliness)，認為情緒性孤獨感是來自重要依附對象的缺失，因而產生空虛、被拋棄或被剝奪的感受；缺少朋友、團體等更大範圍的社會關係則會造成社會性孤獨感，讓人有邊緣化或無目標感。後續許多學者延伸 Weiss 的孤獨感概念，提出孤獨感是由親密性孤獨感 (intimate loneliness)、關係性孤獨感 (relational loneliness) 及集體性孤獨感 (collective loneliness)

所組成的構念 (Hawkey, Gu, Luo and Cacioppo, 2012; Cacioppo et al., 2015)。親密性孤獨感是指來自感知到重要他人的缺席²，與 Weiss (1973) 的情緒性孤獨感相同。關係性孤獨感對比於 Weiss (1973) 的社會性孤獨，是來自感知存有的或是缺席的友情與親情之質量，而此類被感知的對象大多是提供高成本的工具性支持者，如借款、兒童照顧、給予幫助以達成某項計畫者。集體性孤獨感是指個人的社會價值認同程度低，其來自團體組織、學校、國族等之認同不足 (Hawkey, Gu, Luo and Cacioppo, 2012; Cacioppo et al., 2015)。本文採用 Weiss (1973) 對孤獨感的定義，即孤獨感的發生是來自個人感知到重要依附對象與其親密關係的連結消失時產生的不良社會心理感受。故獨自一人並不必然會產生孤獨感，而是因為失去某種明確的親密依附需要之一對一關係或一對多關係所引起。³

本文以 De Jong Gierveld Loneliness Scale 測量孤獨感。De Jong Gierveld Loneliness Scale 與 UCLA Loneliness Scale 是測量孤獨感的兩種主要量表。最初的 De Jong Gierveld Loneliness Scale 發展於 1985 年，共有十一題，是以 Weiss (1973) 提出的孤獨感概念作為量表設計的依據，包含情緒性孤獨與社會性孤獨兩個子量表。研究者可以依據研究旨趣來選擇兩個子量表中的其中一種 (De Jong Gierveld and Van Tilburg, 2010)，本文採用 De Jong Gierveld and Van Tilburg 的精簡版，共 6 題。⁴此量表是李克特五點尺度，分別由「幾乎沒有」至「一直都有」，代表出現某種情緒的頻率或強度，得分越高表示孤獨感受越強烈。

社會孤立感的定義可分為兩類，早期研究認為社會孤立感是反應個人實際社會網絡大小與社會互動頻率之客觀事實 (Gierveld and Havens 2004)，日後的發展則轉向認為此概念更適合指涉個人對自身社會關係質量的主觀認知 (Dickens et al., 2011; Nicholson,

2 此處所指涉的重要他人表示可以相互給予幫助、給予情緒性支持、肯定自我的價值等，其對象不限於配偶，親密的家人，關係緊密的朋友均包括在重要他人的範疇內。

3 獨自一人不是感到孤獨的必然條件，人可以過著相對獨自的生活卻不感到孤獨，同樣，也有人過著豐富的社交生活卻仍感到孤獨 (Hawkey and Cacioppo, 2010)。

4 六道題目如下：(1) 我想念身邊有人陪伴，(2) 我感覺到空虛，(3) 當我有困難時，身邊有很多人可以依靠，(4) 有很多人讓我可以完全的信任，(5) 有足夠多讓我感受到親近的人，(6) 我經常覺得被人拒絕。題目 (1)、(2)、(6) 題的計算方式是將填答「一直都有」計為 5 分，以此遞減。題目 (3)、(4)、(5) 題的計分是將填答「一直都有」計為 1 分，以此遞增。此題得分越高者表示其孤獨感受越強烈。本文進行因素分析得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度是 0.757，Bartlett 球形檢定達到統計顯著 (.000)，且此六道題可視為一個概念。

2014)，他們認為社會孤立感概念不應僅強調結構性社會支持 (structural social support)，更應凸顯功能性社會支持 (functional social support) 的重要性。結構性社會支持是指個人的社會互動頻率、人際網絡大小之客觀事實；功能性社會支持則是指個人對於他人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情緒性支持或資訊性支持的品質與價值之主觀感知。所以當得到功能性社會支持越多時，認為自己是群體一部分的歸屬感就越強烈，社會孤立感受也就較不明顯。

然而，社會孤立感的量表並未隨著概念定義的豐富性而有相應的調整，目前較常被採用的測量方式也無統一標準，從單題到三十五題的量表均有學者使用。Berkman-Syme Social Network Index (1979)、Stephoe Social Isolation Index (2013)、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1988) 及 Duke Social Support Index (1993) 是較廣為使用的四種測量社會孤立感量表 (Donovan and Blazer, 2020)。這四種都有測量個人的客觀社會網絡大小，但僅 Duke Social Support Index 同時也測量主觀認知社會支持面向。因此，本文選擇 Duke Social Support Index 中的 (1) 至 (6) 題度量個人主觀的社會孤立感。⁵此量表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每題的計算方式是將填答「非常清楚」或「非常有用」計為 1 分且依序遞增，得分數越高即主觀認知社會孤立感受越強烈。

(二) 子女離家多樣性之相關變項

為了檢視子女離家多樣性的影響效果，故將子女的性別、手足的性別組成、婚姻、離家時間與父母預期的落差等因素納入分析。本文將子女離家情形分成未離家、已離家但未婚、已離家且已婚，以未離家為對照組來比較影響差異。同時也探討已婚子女的性別與婚姻組合之影響，故篩選出至少有一位子女已婚的受訪者，依據子女的性別與婚姻組合分成育有兒女但僅兒子結婚、僅生育兒子、僅生育女兒、育有兒女但僅女兒結婚、兒女皆已婚，以育有兒女但僅兒子結婚為對照組。另外也測量受訪者對已婚子女聯繫頻

5 此六題分別是：(1) 您認為家人、朋友或是重要他人了解您這個人嗎？(2) 您認為對家人、朋友或是重要他人而言，您是一個有用的人嗎？(3) 您清楚家人、朋友或是重要他人最近的生活狀況嗎？(4) 當您和家人、朋友或是重要他人講話時，您覺得他們有用心傾聽您講話嗎？(5) 您覺得您在家人、朋友或是重要他人之中有一個明確的角色定位嗎？(6) 您有和家人、朋友或是重要他人討論關於一些您個人很隱私或深層的事情嗎？本文進行因素分析得到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度是 0.874，Bartlett 球形檢定達統計顯著水準 (.000)，且此六道題可視為一個概念。

率的主觀感受。除了上述這些客觀條件，父母主觀期待子女的最適離家時間和實際離家的落差也可能是產生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變項的處理上分別以實際離家年齡小和大於父母預期這兩類對比和父母預期相同者。

肆、分析結果

本文的 638 個樣本以女性居多 (65.8%)，年齡橫跨 35 至 72 歲，多數人仍處於婚姻階段 (85.4%)，教育程度平均達到專科水平 (平均數 14.45、標準差 2.57)，主觀階級認知傾向中產階級 (十等第主觀階級分數平均達 5.74、標準差 1.39)，自評健康狀況良好 (病痛種類數量平均 1.08、標準差 0.98)。孤獨感的平均值為 2.62 (標準差 0.57)，社會孤立感是 2.31 (標準差 0.58)，兩種情緒感受的均值皆低於五等第的中間值。子女未離家的比例約有 41%，已離家但未婚有 35.9%。整體有過半數的受訪者子女實際離家年齡低於父母預期，這一方面說明當代社會子女離家的因素增多和可能性提高，一方面也透顯父母可以接受子女延遲離家的時間遠多於子女實際的狀況。父母與已婚離家子女聯繫的主觀認知頻率則低於五等第的中間值，表示已婚離家對親子互動頻率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本文的樣本資料顯示父母有較佳的社經背景和健康狀況、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受是略較中間程度偏低、六成左右的子代離家，且已婚離家子女和父母的聯繫頻率僅略高於「偶爾」但又未達「普通」的程度。綜合觀之，子女離家時間存在著父母期待高於實際子女離家時間的落差，而且已婚離家者與父母的聯繫頻率不高，且父母的社會心理狀態較偏低落。以下將說明子女離家引發父母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的樣貌。

一、子女離家與父母孤獨感之關聯性

子女離家會引發父母的孤獨感受嗎？表 1 模式二顯示「子女已離家但未婚」與「子女未離家」的父母並無明顯的差異，「子女已離家且已婚」的父母則有強烈的孤獨感受。此結果不完全符合西方研究對於華人社會的父母在面對子女離家後會產生負面情緒的「簡單」預期 (Goldscheider and Goldscheider, 1999；Mitchell and Lovegreen, 2009；Mitchell and Wister, 2015)，而是發現子女離家與否並非影響父母產生強烈孤獨感的關鍵因素，子女結婚且離家才是重要原因。這說明子女結婚是家庭生命歷程中重要的一個階段，對於家庭或親子關係的衝擊有實質的影響力，至少在本文的取樣地區發現這樣的現

象。就父母而言，子女未婚前的離家可能並未被視為離巢，即對父母不構成認知上的空巢。從探索性的角度嘗試提出可能的解釋，子女未婚前，父母可能視提供子女工具性或情感性支持為責任與義務，其中即包括同住的居住安排。因此，不僅少有西方社會成年離家的文化規範壓力，而且子女未婚前的反覆離家和返巢皆屬常態。也由於有未婚之前的反覆離巢現象模糊了空巢的界線，因而緩解了父母對子女離家的脫序感受，直到子女開始經營婚姻與家庭而減少了聯繫的頻率，父母才漸漸覺察自己與子女原本緊密依附的親密關係似乎已發生質變而開始浮現孤獨感受。

除了結婚是家庭中的重要事件，已婚離家子女的性別對於父母也可能有不同的意義與影響。不同於模式一和二樣本，模式三和四是「至少有一名子女已婚且離家」的父母樣本，模式四說明已婚離家子女的性別對父母孤獨感有顯著的差異影響。相較於「育有兒和女，但僅兒子結婚」的父母，「僅生育女兒」者是唯一有鮮明差異且出現強烈的孤獨感。此結果說明了現今臺灣社會中仍有部分地區依舊保有一定程度的父系傳承文化規範，女性婚後被解除對原生家庭的責任與義務連帶，使其原生家庭的角色被相當程度的淡化，即使已婚女兒和父母仍保持聯繫，但父系傳承文化規範仍傾向於將已婚女性與父母間的工具性或情感性資源傳遞囿限在一定的範圍之內，或將資源轉入檯面之下成為隱晦的交換模式。這對於僅生育女兒的父母之感受格外深刻。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教育和就業機會已較上一世代提高許多，能夠提供給原生家庭或父母的資源也相對增加，但本文取樣地區的女性子代並未隨著自身在資源交換過程中的可交換資源之質量提升而突破父系傳承的傳統文化框架，至今這仍是一道難以跨越的坎。

但文化規範不單僅展現結構限制的面向，其多重性也同時提供行動者去轉化受結構限制之後的不適感，例如父母面對女兒出嫁時有許多的文化儀式來緩衝親子連帶關係質變後社會心理狀態受到的衝擊。廖子淇 (2003：18) 指出，父親面對女兒的長大離家特別需要藉著一連串的儀式來確認和逐步鬆解自己與女兒在情感上的連結，例如婚禮儀式、女兒拜別祖先，以及更早期的女兒婚後冠夫姓等。在女兒結婚之前，不論離家原因為何，父親認為女兒終究會回家（原生家庭），但當女兒婚後回娘家探望父母時，父親心中的想法則轉變為女兒終究是要回去（婆家）。這說明父母面對女兒結婚離家需要經歷多重的心理認知轉折和調適，故也提供本文進一步瞭解為何新竹縣市呈現僅生育女兒且女兒已婚離家的父母有最深刻的孤獨感受。

接著如何理解「兒子和女兒皆已婚」的父母孤獨感程度次於「僅生育女兒且女兒已婚」？胡幼慧 (1997)、利翠珊與林麗文 (1998) 和吳家瑜 (2005) 發現女兒和媳婦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明顯差異，即父母期待媳婦可以填補已婚離家女兒的角色，然而在相處之後認為媳婦對自己的照料應是來自社會角色賦予責任的「應有之情」，與女兒出於反哺之恩的親子「真有之情」難以比擬；媳婦在家庭成員的認定也往往將男方父母排除在外，或傾向透過外包方式來實踐對男方長輩照顧的社會規範。因此，父母在比較出嫁女兒與迎娶入門的媳婦之後，對女兒的情感出現了雙重意識，一方面受傳統文化規範約束而意識到要順暢的傳遞情感性與工具性支持給予出嫁女兒有其侷限性，另一方面又難以割捨親子之間互惠的關心與照顧。這種文化脈絡下的雙重意識很可能是影響父母產生明顯的孤獨感知因素。本文從新竹縣市的研究結果，發現此地區的父母對女兒與媳婦的不同情緒感受有情感定向 (particularistic orientation) 的特質，可以用來說明父母發展情感的方向一定程度是依著離家者與父母在差序格局中的特定連帶 (particularistic ties) 而開展。而這個探索性的研究結果是否能夠概推到臺灣其他地區則需要有更多相關的研究資料佐證，是值得繼續深究的社會現象。

進一步對比西方家庭的明確成年離家時間，臺灣社會並沒有離家時間的共識，子代離家的實際年齡與父母主觀預期年齡之間會有較明顯的不一致。兩者的落差會對父母情緒感受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過去的研究發現西方父母面對子女延遲離家有負面的情緒 (Mancini and Blieszner, 1989; Billari and Liefbroer, 2007)，因為這意謂父母角色的責任失敗，未能成功教養出獨立自主的子女 (Newman, 2012)。「延遲離家」在西方的脈絡下是指成年後仍在家居住，本文分析新竹縣市地區則是指子女離家年齡晚於父母的預期。表 1 模型四，子女比父母預期的離家時間還晚並未出現西方延遲離家的負面情緒，但父母對於子女離家年齡早於預期則有較強烈的孤獨感。將這個研究發現擺放回臺灣社會父母預期子女離家的年齡普遍無一致性的社會脈絡中去理解，似乎可以說明「真的」離家的時機應是以生命歷程階段的完成與否來決定，例如是否結婚。故子女離家是一種模糊的時間觀，也映射出父母視照顧子女為父母角色一輩子應盡的責任與義務，以及延伸出難以捨離的親子連帶關係。

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之間的關聯性又為何？表 1 的模型一至四皆顯示父母的社會孤立感程度越高也會有較高的孤獨感，即父母越貶抑自身的社會關係質量或認為自己是群體一部份的歸屬感越弱者，較易主觀認知越欠缺親密關係網絡。表 2 的模型一至四說明

孤獨感同樣對社會孤立感有顯著影響，兩者是正向關係，表示若父母越強烈的感知自己缺乏所需之親密關係，也會對自身可使用之社會支持網絡的品質與價值做出貶抑的評價。綜觀表 1 和表 2，各組模型的總體解釋力都有不錯的結果，說明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有明顯的關聯性，即強烈的孤獨感會牽動社會孤立感，反之亦然，而形成惡性循環的向下螺旋。從這份以特定地區所進行的探索性研究，發現此地區的父母社會支持網絡明顯與親子關係網絡的質量密切相關，或可能是親子關係網絡與社會支持網絡有一定程度的重疊關係，即俗語言「華人社會父母的大半人生都是為兒女而活」。因此，當社會變遷衝擊傳統社會中的孝道文化，即家庭去實踐文化規範下養育子女與期待回報，而出現實踐與認知孝道觀念的世代遞嬗和親子間的期待落差（伊慶春、陳玉華，1998；伊慶春、章英華，2008），則期待落空的父母容易出現強烈的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

表 1 子女離家經驗對父母孤獨感之階層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孤獨感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區塊一				
性別 (男 ^a)				
女	.048 (.040)	.033 (.040)	.085 (.082)	.101 (.083)
婚姻狀態 (婚姻持續中 ^a)				
其他	-.076 (.054)	-.058 (.055)	-.068 (.100)	-.008 (.099)
年齡	-.012*** (.002)	-.012*** (.002)	-.009 (.005)	-.009 (.005)
教育年數	-.001 (.008)	.002 (.008)	.018 (.015)	.015 (.015)
主觀階級	-.016 (.014)	-.017 (.014)	-.056* (.025)	-.060* (.024)
健康狀況	.062** (.020)	.060** (.020)	.110* (.042)	.098* (.045)
社會孤立	.493*** (.035)	.504*** (.035)	.359*** (.070)	.359*** (.074)
區塊二				
子女離家經驗 (子女未離家 ^a)				
子女已離家但未婚		-.043 (.039)		
子女已離家且已婚		.096* (.046)		
主觀離家年齡 (子女實際離家年齡等於父母預期 ^a)				
實際離家年齡小於父母預期				.271* (.111)
實際離家年齡大於父母預期				.133 (.122)
已婚子女性別 (育有兒和女，但僅兒子結婚 ^a)				
僅生育兒子				.081 (.126)
僅生育女兒				.251* (.119)
育有兒和女，但僅女兒結婚				.076 (.121)
兒子和女兒皆已婚				.173 (.137)
與已婚子女聯絡頻率				-.040 (.042)
樣本數	638	638	126	126
調整後 R ²	.311	.315	.295	.338

註：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01$ ；2. ^a 為對照組；3. 括號內為標準誤

二、子女離家與父母社會孤立感的關聯性

本文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後，發現自評健康狀況越不佳的父母會感受到更強烈的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身體健康不佳者不僅自評缺乏所需的親密關係，也明顯對自身的社會關係品質與價值感到不滿意。這份以新竹縣市特定地區的探索性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文獻的發現一致（如 Steptoe et al., 2013；Kobayashi et al., 2018）。即便近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再細分各種身心狀況與健康行為之後去檢視對孤獨感或社會孤立感的影響，但仍然沒有改變它們之間有顯著關聯。Finlay and Kobayashi (2018) 和 Ha, Hougham, and Meltzer (2018) 指出，健康狀況與孤獨感及社會孤立感的連結關係主要是來自於健康狀況不佳會直接削弱個人的行動自主能力與降低外出參與社交活動的頻率，且社會對於某些疾病的污名化會讓長期處於不健康狀態的個人容易遭受到社會排除，進而產生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本文從身體健康的自評狀況去檢視主觀感知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並未否定反向的影響關係也可能成立，而且從過去的相關研究結果可以得知他們之間具有雙向的相互影響作用。臺灣其他地區是否也有一致性的發現則有待未來持續探究。

那具備什麼特質會有較強的韌性或復原力能夠面對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的來襲？優勢社會經濟地位者是否較能減輕這種負面心理感受？過去不少的研究探討社經地位與孤獨感、社會孤立感的相關性，發現收入、教育程度或職位較高者的社會孤立感明顯較低（Gale et al., 2018；Cudjoe et al., 2020）。Finlay and Kobayashi (2018) 指出高收入者有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參與社會活動、維持與外界的密切聯繫，而低收入者多半工時長且工作多為輪班制，甚至還需兼職數個工作。所以在休息時間不固定的情況下難以參與固定時間的社團、聚會，同時在工時長的情況下，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也較少。本文的新竹縣市樣本發現教育程度的效果並未如先前文獻所示，但主觀階級越高的父母在自評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時確實明顯較低。目前並無法確認本文特定地區的樣本是否如同西方文獻所言是因為「有閒階級」的原因，抑或是主觀階級越高者會傾向表現出與自評階級地位相符的社會心理狀態，這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前述，本文指出子女離家且已婚的父母有更強烈的孤獨感，更甚於子女未婚離家的父母。但前者也有較高的社會孤立感嗎？本文發現子女離家且已婚的父母在社會孤立感的部分仍然顯著，但其影響作用的方向性則與孤獨感相反。這表示子女離家且已婚的父母會更明顯感知自己缺乏所需的親密關係（見表 1 模式二的「子女已離家且已婚」為負

向顯著影響)，但此同時，父母也因為鬆解了親職角色而有更多時間與精力積極組建或擴展社交網絡，而對自身可使用之社會支持網絡的品質與價值持正向的評價（見表 2 模式二的「子女離家且已婚」為正向顯著影響）。當子女離家後，父母空出大量的時間可重新瞭解自我、發展興趣，建立許多的社會角色，與他人產生有意義的社會連結。另一個重要的現象，子女已離家但未婚的父母有最強烈的社會孤立感，但其社會孤立感程度與子女未離家的父母並無顯著差異。這說明新竹縣市的樣本群在子女未結婚之前，子女離家仍與原生家庭往來密切，父母依然投入許多的時間與精力在子女身上，而未將生活重心轉移至自身。

這個看似弔詭的現象，實則顯示出新竹縣市父母樣本群能夠在已婚子女離家之後發展自身的社會網絡以獲取不同社群的社會支持與歸屬感，但是這些社會網絡的支持效果並無法取代流失的代間親密關係。利翠珊、張妤玥 (2009) 也指出，空巢父母對於子女依然有強烈的親密關係需要，心中仍然盼望子女能夠在晚年回到身邊提供照顧。然而，父母卻發現比起子女在未婚之前，與已婚子女的聯繫減少，現實與期待的差距越來越大，使父母的孤獨感程度倍增。Goldscheider and Goldscheider (1999) 認為這個現象說明子女離家在家庭主義濃厚的華人社會裡代表著家庭價值出現了裂解。

子女離家且已婚的父母在社會孤立感的部分明顯較低，此結果與多數的西方社會父母經歷子女離家的心情轉變一致。西方文獻主要是從角色壓力觀點提供可能的解釋，認為親職是一項具有壓力的角色扮演，長年的親職角色讓父母產生身心壓力，故當子女離家之時也是放鬆親職壓力、重新尋找自我的開始。此時的父母會有更多的休閒時間，降低了雙薪家庭常發生的家庭與工作時間安排的衝突。因此，父母表達空巢階段對於個人的生活品質、婚姻滿意度、身心發展皆有正向的助益。

進一步檢視子女性別的離家效果，表 1 和表 2 的模式四是「至少有一名子女離家且已婚」的父母樣本，發現僅生育女兒的父母相對於「育有兒和女，但僅兒子結婚」者有較高程度的孤獨感及較低程度的社會孤立感。如何理解這個看似弔詭，但卻映射出存在於新竹縣市的性別離家文化？本文從探索性分析的視角嘗試提出臺灣家庭的離家有明顯的情感定向與性別指向，至少存在於新竹縣市。情感定向指的是女兒與媳婦同為女性但女兒對於父母卻有情感上的不可取代性，而性別指向是說明兒子與女兒的離家事實對父母具有不同的意義和情感衝擊。兒子結婚是想像家庭人丁興旺的開始，不僅是媳婦娶

進門，也是滿懷生育孫子的期待，即使未能與已婚兒媳同住，在文化所賦予的情感認知支持上仍然是一家人。反之，家中僅生育女兒且至少已有一位以上的女兒離家且已婚，父母內化的文化規範是傾向於視嫁為人婦的女兒已成婆家的人，即使父母仍與已婚女兒保有聯繫，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規範所囿限。孔祥明 (2001) 對婆媳關係有細緻的討論，指出雖然女性結婚後是婆家的人，但從現實生活中可以發現婆婆究竟視媳婦為自家人抑或外人是會隨著情境而改變。在婆媳關係中，婆婆會將媳婦視為外人，但在婆家與媳婦娘家的關係之中，媳婦就成了自己人，而媳婦的娘家成員則屬外人。在婆婆的認知中有一條既隱又顯的邊界規範著媳婦與娘家往來聯繫的分寸，過於頻繁的情感聯繫或物質交換都易被解讀為女兒在婆家未受到好的對待而有損婆家顏面，故不希望媳婦與娘家有頻繁接觸，或明白示意媳婦應減少與這群「外人」聯絡。再透過張思嘉 (2001: 106)、吳嘉瑜 (2005: 78)、廖子淇 (2003) 的訪談可以清楚瞭解父母對於已婚女兒的不捨與擔心。臺灣家庭的父母會盡可能與女兒婆家的成員建立良好互動，甚至從女兒婚前便開始嘗試接觸以建立關係，一方面觀察女婿，同時也藉此瞭解婆家對於媳婦角色的觀念。積極與女兒婆家成員建立關係的原因之一是希望女兒能在婆家被友善對待，也在必要時發揮緩解婆媳間摩擦的效果。這些文化規範對於身處其中的離家者父母是早已內化的認知，逐漸瞭解自己將減少與已婚女兒的互動頻率和產生關係內涵上的變化，因此感知到彼此的親密關係已開始鬆解而產生明顯的孤獨感。

相對於其他類型的父母，僅生育女兒且至少有一位已婚的父母更能夠感受到子女離巢的孤獨，但也因此有向外接觸其他社群網絡的需求和有較充裕的時間去建立社交網絡。本文發現僅生育女兒且至少有一位已婚的父母雖然有較高程度的孤獨感，但對於自身可使用的社會支持網絡之品質與價值有明顯較佳的主觀評價。我們從已婚子女性別的離家組合之分析結果得知，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對於父母的社會心理狀態有明顯的影響，更在父母各項網絡關係中占首要位置－父母往往在子女離巢之後才有時間向外組建自身的社群網絡，尤其是僅生育女兒且至少有一位已婚的父母尤為明顯。

子女結婚成家對於新竹縣市樣本群父母的孤獨感受有著不可逆的結果。與已婚子女的聯絡頻率增加並無明顯改變父母的孤獨感，表示父母因子女已婚且離家所喪失的親密關係較難以藉由往後的聯繫頻率來彌補。子女結婚對於父母而言是一件相當重要的生命事件，而此生命事件也因文化規範而產生不可逆的孤獨感受。但與已婚子女的聯絡頻率

增加可以降低父母的社會孤立感，意謂父母可能在已婚子女的積極鼓勵下參與了外部的社群網絡，進而更正面評價自身可使用的社會支持網絡之品質與價值。

表 2 子女離家經驗對父母社會孤立之階層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社會孤立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區塊一				
性別 (男 ^a)				
女	.011 (.039)	.033 (.039)	0.96 (.098)	0.54 (.097)
婚姻狀態 (婚姻持續中 ^a)				
其他	-.163** (.054)	-.189*** (.053)	-.172 (.118)	-.219 (.114)
年齡	.009*** (.002)	.009*** (.002)	.007 (.006)	.010 (.006)
教育年數	.008 (.008)	.003 (.008)	-.019 (.018)	-.013 (.017)
主觀階級	-.031 (.030)	-.014 (.029)	-.079*** (.014)	-.077*** (.014)
健康狀況	.057** (.021)	.054** (.019)	.102* (.046)	.093* (.041)
孤獨感	.482*** (.034)	.485*** (.034)	.509*** (.099)	.485*** (.100)
區塊二				
子女離家經驗 (子女未離家 ^a)				
子女已離家但未婚		.036 (.038)		
子女已離家且已婚		-.181*** (.045)		
主觀離家年齡 (子女實際離家年齡等於父母預期 ^a)				
實際離家年齡小於父母預期				-.089 (.132)
實際離家年齡大於父母預期				-.070 (.142)
已婚子女性別 (育有兒和女，但僅兒子結婚 ^a)				
僅生育兒子				.079 (.146)
僅生育女兒				-.286* (.138)
育有兒和女，但僅女兒結婚				.0010 (.141)
兒子和女兒皆已婚				-.292 (.158)
與已婚子女聯絡頻率				-.150** (.047)
樣本數	638	638	126	126
調整後 R ²	.335	.352	.253	.332

註：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01$ ；2. ^a 為對照組 3. 括號內為標準誤

伍、結論

過去五十年，家庭變遷研究的分析範疇經歷了從家庭結構到家庭關係的轉變，而本文探討子女離家樣態及其對父母情緒感受的影響可同時說明社會變遷過程中家庭結構牽動家庭關係的變化。「家」是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規範之具體而微，我們若能掌握子女離家的樣態和父母所受到的衝擊，有助於瞭解社會變遷的原因。因為子女離家的常態化不僅能夠說明家庭居住型態在改變，也映射出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規範正在悄然地轉變（張詠菡，2022）。父母對於子女離家的情緒反應更直接透顯行動者面對文化價值規範轉變的適應程度和說明社會變遷的幅度。本文透過新竹縣市的樣本作探索性分析，嘗試探究子女離家對父母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之影響，指出臺灣社會中存在著與西方社會不同的子女離家時間觀、性別離家文化與特定的情感指向，以此說明「家」在當代社會變遷過程中面臨兩種「跨不過去的坎」：一個是子女離家對父母社會心理感受的衝擊是明顯的，另一個是傳統性別文化價值觀的根深蒂固。

一、模糊的時間觀和重複離巢

對比於西方社會的成年離家文化是一個較明確的離巢時間和單次離家的特性，臺灣社會中存在某種離家文化是偏向模糊的時間觀和多次的離巢與返巢。⁶在西方家庭，子女成年之後需要離家而獨立是社會文化規範下的共識，也被視為評價父母教養成功及子女順利蛻變為自主成年人的重要指標。這映射出西方社會家庭是由各自獨立的個體所組合而成的團體格局，每位成員皆有明確的權利與義務，看似綑綁在一起，卻又能區辨出清清楚楚的個體。反觀臺灣部分地區的家庭，代際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並不像西方條理分明，更似以濃情為基礎的差序格局，即未婚子女的社會地位和行為表現都直接指向父母的身分地位與教養成敗。臺灣的父母視子女為一輩子的責任，同時也期待晚年時的反哺恩情。因此，當社會結構發生變遷，子女因求學、就業或結婚等因素而離家的比例增加，同住的時間也縮短許多，此時父母對子女同住和晚年陪伴的文化價值認知若未能同步調整，則可以預期父母的社會心理狀態容易有低落的現象。本文發現，子女若是未婚，離家並不會造成父母的孤獨感提高，說明未婚子女的離家不是家庭的重要生命歷程

6 這份以新竹縣市樣本為分析基礎的探索性研究發現能否在臺灣其他地區也獲得一致的結果，有待後續相關研究提供佐證資料。

事件，也間接顯示未婚子女的重複離巢與返巢應是家庭的常態。真正對父母的孤獨感起著重要影響的是子女結婚。所以，就父母的認知，子女結婚才算是真正開啟脫離家庭的離巢開關，是家庭生命歷程的重要事件。故目前至少可知臺灣新竹縣市的離家時間有不同於西方的現象，即主要是從婚姻所產生的身分關係轉變開始，非西方社會的年齡變化使然。

二、性別指向與情感定向

子女結婚且離家對於父母的孤獨感有強烈的影響，這樣的情形並未明顯發生於父母有「已婚離家的兒子」此一群體身上。在「至少有一名子女已婚離家」的父母中，僅生育女兒的父母相對於至少育有一名兒子者有較明顯的孤獨感。由此可見，即使女性的教育程度和勞動參與的提高已明顯讓女性在婚後有較多的權力可與丈夫協商家中的物質資源使用方式，且相較於傳統社會有較高比例與娘家維持不低的互動頻率和提供情感支持，但文化認知始終讓父母心中有一道難以跨越的坎。家中有兒子的父母，無論兒子是否已婚或離家，都能舒緩或避免增強父母因家中有子女離家而產生的孤獨感。在新竹縣市，兒子和女兒結婚成家對於父母的社會心理狀態起著完全不同的影響，反映出特定地區的社會脈絡文化意義。以父系為傳宗主軸和繼承家業的臺灣社會中，至少有一部分新竹縣市的父母認知到不適合再叨擾已出嫁的女兒，而認為兒子有義務或至少會在自身晚年時陪伴於側，因而主觀評價自身不缺乏親密關係網絡的支持，即使這個主觀感知與現實情況有落差，因研究發現照顧父母的多半為女兒，非兒子。所以，我們可以清楚指認出臺灣社會的離家文化中有一部份存在著鮮明的性別指向，例如新竹縣市。同時，我們也發現離家文化中還透顯出較少被指認出的情感定向，即兒子結婚雖為家庭增添了一位新成員，但婆媳之間的親密關係仍難以與母女的親情相提並論，媳婦的加入並不易取代或彌補因女兒已婚離家而失落的情感性支持關係。縱然整體的臺灣社會已從傳統社會蛻變而出許久，但特地地區仍存在傳統文化中的子女性別和婆媳關係有一道跨不過的坎。

三、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的關聯性

離家文化中的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是兩個不同指涉的概念，而非意義重疊可簡化為二擇一。本文以孤獨感概念來概括說明經歷子女離家的父母主觀評價個人對親密關係網絡的需要或欠缺程度，故當父母與某種特定關係人的連結消失，可能導致因失去明確需

要的一對一關係或一對多關係所引起的不良社會心理狀態。社會孤立感概念則是個人對於他人所提供的社會網絡支持之品質與價值做出主觀判斷，反映個人對於可使用的社會關係資源之質量的主觀感知。因此，可以預期經歷子女離家的親密關係連結消失會讓父母產生明顯的孤獨感；而社會孤立感則因為是個人對可使用的社會關係質量之綜合評價，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也會被個人納入綜合評價之中，再加上父母對於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有更綿長時間的期待性，所以預期孤獨感對社會孤立感會有正向的影響。但過去的相關研究並未能提供我們足夠的信息對孤獨感影響社會孤立感的效果做出明確的預判。因此，本文檢視孤獨感對社會孤立感的影響作用是探索性的分析。本文發現，孤獨感受越強烈的父母也越傾向貶抑自身可使用的社會關係質量，而有較高程度的社會孤立感；相同的作用也發生於社會孤立感對孤獨感的影響，即個人對自身社會關係的評價越低或群體歸屬感越薄弱，較易主觀認為自己的親密關係網絡缺乏。因此，兩種社會心理狀態是形成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相互影響的向下螺旋關係。

參考文獻

中文書目

內政部戶政司[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n.d.) 21%熟齡有偶人口與父母同住。
https://www.moi.gov.tw/News_Content.aspx?n=4&s=9350 (取用日期：2024 年 4 月 13 日)。

孔祥明 (2001) 媳婦？女兒？妳媽？我媽？從誰是「自己人」看婆媳關係。本土心理學研究，16：43-87。

伊慶春 (2014) 臺灣地區家庭代間關係的持續與改變—資源與規範的交互作用。社會學研究，3：189-215。

伊慶春、章英華 (2008) 父系家庭的持續與變遷：臺灣的家庭社會學研究，1960-2000。
見謝國雄主編 [Hsieh, Gwo-Shyong (ed.)]，群學爭鳴：臺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頁 23-73。新北：群學。

伊慶春、陳玉華 (1998) 奉養父母方式與未來奉養態度之關聯。人口學刊，19：1-32。

利翠珊、張妤玟 (2009) 社會變遷中的代間關係：老年父母的付出與期待。輔仁民生學誌，15 (1)：41-54。

吳嘉瑜 (2005) 配對研究的行與思—以一個受訪家庭為例。輔導與諮商學報，27(2)：71-92。

胡幼慧 (1995) 三代同堂：迷思與陷阱。臺北：巨流。

馬國勳 (2010) 夫家妻家誰較親：比較已婚子女和雙方家長之同住安排及聯絡頻率。研究臺灣，6：45-82。

張思嘉 (2001) 婚姻早期的適應過程：新婚夫妻之性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 16：91-134。

張詠菡 (2019) 臺灣青壯年人口的居住轉換序列分析。人口學刊，58：39-87。

張詠菡 (2022) 臺灣中高齡人口與子女同住的年齡、時期、世代變化。人口學刊，64：101-155。

陳彥仲、王璽權 (2016) 華人孝道觀念與高齡者世代間居住安排之決策。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7(3)：32-37。

陳淑美、張金鶚（2004）三代同堂家庭遷移決策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6(2)：325-348。

楊靜利、陳寬政（2002）臺灣地區子女離家的原因與步調。人口學刊，25：120-144。

楊靜利、董宜禎（2007）臺灣的家戶組成變遷：1990-2050。臺灣社會學刊，38：135-173。

楊靜利、劉一龍（2002）臺灣的家庭生命歷程。臺灣社會學刊，27：77-105。

廖子淇 [Liao, Tzu-Chi]（2003）鐵漢柔情：中產階級新岳父大人的心路歷程。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魯慧中、鄭保志（2012）孝道觀念的傳承與落實－以「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決策」為分析對象。人口學刊，45：111 - 154。

英文書目

Berrington, A. and J. Stone. 2013. "Outlining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for Studies of Young Adults' Transitions to Residential Independence." Centre for Population Change Working Paper Number 38.

https://www.cpc.ac.uk/docs/2013_WP38_Future_Research_Agenda_for_Studies_of_Young_Adults_Transitions_to_Residential_Independence_Berrington_et_al.pdf (Date visited: January 3, 2017).

Billari, F. C. and A. C. Liefbroer. 2007.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The Impact of Age Norms on Leaving Home." Demography 44(1): 181-198.

Bouchard, G. 2018. "A Dyadic Examination of Marital Quality at the Empty-Nest Phas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86(1): 34-50.

Cacioppo, S., A. J. Grippo, S. London, L. Goossens, and J. T. Cacioppo. 2015. "Loneliness: Clinical Import and Intervention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2): 238-249.

Caputo, J. 2019. "Crowded Nests: Parent-Adult Child Coresidence Transitions and Parental Mental Health Following the Great Recession."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60(2): 204-221.

Chang, Y. H. 2023. "Housing Transitions of Taiwanese Young Adults: Intersections of the

- Parental Home and Housing Pathways.” *Housing Studies* 38(6): 1027-1049.
- Coyle, C. E. and E. Dugan. 2012. “Social Isolation, Loneliness and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24(8): 1346-1363.
- Cudjoe, T. K. M., D. L. Roth, S. L. Szanton, J. L. Wolff, C. M. Boyd, and R. J. Thorpe Jr. 2020. “The Epidemiology of Social Isolation: National Health and Aging Trends Study.”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5(1): 107-113.
- Davis, E. M., K. Kim, and K. L. Fingerman. 2016. “Is an Empty Nest Best? Coresidence with Adult Children and Parental Marital Qua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3(3): 372-381.
- De Jong Gierveld, J. and B. Havens. 2004.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 23(2): 109-113.
- De Jong Gierveld, J. and T. Van Tilburg. 2010. “The De Jong Gierveld Short Scales for Emotional and Social Loneliness: Tested on Data from 7 Countries in the UN Generations and Gender Surveys.”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7(2): 121-130.
- Dickens, A. P., S. H. Richards, C. J. Greaves, and J. L. Campbell. 2011.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Social Isolation in Older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 *BMC Public Health* 11: 647.
- Duvall, E. M. 1988. “Family Development's First Forty Years.” *Family Relations* 37(2): 127-134.
- Farris, D. N. 2016. *Boomerang Kids: The Demography of Previously Launched Adults*. Switzerland AG: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doi:10.1007/978-3-319-31227-9
- Finlay, J. M. and L. C. Kobayashi. 2018.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in Later Life: A Parallel Convergent Mixed-Methods Case Study of Older Adults and Their Residential Contexts in the Minneapolis Metropolitan Area, US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8: 25-33.
- Fry, R. 2016. “For First Time in Modern Era, Living with Parents Edges Out Other Living Arrangements for 18- to 34-Year-Olds.” In Pew Research Center.

-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16/05/24/for-first-time-in-modern-era-living-with-parents-edges-out-other-living-arrangements-for-18-to-34-year-olds/> (Date visited: March 23, 2019).
- Gale, C. R., L. Westbury, and C. Cooper. 2018.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as Risk Factors for the Progression of Frailty: The 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 *Age and Ageing* 47(3): 392-397.
- Goldscheider, F. and C. Goldscheider. 1999. *The Changing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Leaving and Returning Home*.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Ha, J.-H., G. W. Hougham, and D. O. Meltzer. 2018. "Risk of Social Isolation Among Older Patients: What Factors Affect the Availability of Family, Friends, and Neighbors Upon Hospitalization?" *Clinical Gerontologist* 42(1): 60-69.
- Hawkey, L. C., Y. Gu, Y.-J. Luo, and J. T. Cacioppo. 2012.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Connections: Generalizability Extended to Beijing Adults." *PLOS One* 7(9): e44065.
- Huang, Wendy L.W. 2013. "The Transition Tempo and Life Course Orientation of Young Adults in Taiwa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46(1): 69-85.
- Hwang, J., J. Wang, K. Siever, L. Medicoff, and M. W. Jones. 2018.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in a Community Exercise Program: A Qualitative Study." *Aging & Mental Health* 23(6): 736-742.
- Iacovou, M. 2010. "Leaving Home: Independence, Togetherness and Income."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15(4): 147-160.
- Klinenberg, E. 2012. *Going Solo: The Extraordinary Rise and Surprising Appeal of Living Alon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Kobayashi, L. C. and A. Steptoe. 2018. "Social Isolation, Loneliness, and Health Behaviors at Older Ages: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52(7): 582-593.
- Kristensen, K., H.-H. König, and A. Hajek. 2021. "The Empty Nest,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Loneliness of Older Parents: Prospective Findings from the German Ageing Survey."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95: 104425.

- Li, W. D. and C. Y. Hung. 2019. "Parental Support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among Young Adults in Taiwan."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34(4): 219-233.
- Mancini, J. A. and R. Blieszner. 1989. "Aging Parents and Adult Children: Research Themes i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1(2): 275-290.
- Maroto, M. 2017. "When the Kids Live at Home: Coresidence, Parental Assets, and Economic Insecur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9(4): 1041-1059.
- Matthews, T., A. Danese, J. Wertz, C. L. Odgers, A. Ambler, T. E. Moffitt, and L. Arseneault. 2016. "Social Isolation,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in Young Adulthood: A Behavioural Genetic Analysis."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51(3): 339-348.
- Robert K. Merton.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ition.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 Mitchell, B. A. 2006. "The Boomerang Age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 Emergent Trends and Issues for Aging Families." *Canadian Studies in Population* 33(2): 155-178.
- Mitchell, B. A., A. V. Wister, and E. M. Gee. 2004. "The Ethnic and Family Nexus of Homeleaving and Home Returning Among Canadian Young Adults."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9(4): 543-575.
- Mitchell, B. A. and A. V. Wister. 2015. "Midlife Challenge or Welcome Departure? Cultural and Family-Related Expectations of Empty Nest Transi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81(4): 260-280.
- Mitchell, B. A. and L. D. Lovegreen. 2009. "The Empty Nest Syndrome in Midlife Families: A Multimethod Exploration of Parental Gender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Dynamic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0(12): 1651-1670.
- Nicholson, N. R. 2014. "A Review of Social Isolation: An Important but Underassessed Condition in Older Adults." *The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33: 137-152.
- Papp, L. M. 2018. "Topics of Marital Conflict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Empty Nest Coupl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Journal of Couple & Relationship Therapy* 17(1): 7-24.
- Patacchini, E. and T. Arduini. 2016. "Residential Choices of Young Americans."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34: 69-81.

- Rico-Uribe, L. A., F. F. Caballero, N. Martín-María, M. Cabello, J. L. Ayuso-Mateos, and M. Miret. 2018. "Association of Loneliness with All-Cause Mortality: A Meta-Analysis." *PLOS One* 13(1): e0190033.
- Shankar, A., A. McMunn, J. Banks, and A. Steptoe. 2011. "Loneliness, Social Isolation, and Behavioral and Biological Health Indicators in Older Adults." *Health Psychology* 30(4): 377-385.
- Steptoe, A., A. Shankar, P. Demakakos, and J. Wardle. 2013. "Social Isolation, Loneliness, and All-Cause Mortality in Older Men and Wome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0(15): 5797-5801.
- Tanis, M., M. van der Louw, and M. Buijzen. 2017. "From Empty Nest to Social Networking Site: What Happens in Cyberspace When Children are Launched from the Parental Hom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8: 56-63.
- Tosi, M. 2020. "Boomerang Kids and Parents' Well-Being: Adaptation, Stressors, and Social Norm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3): 460-473.
- Wang, G., M. Hu, S.Y. Xiao, and L. Zhou. 2017.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Adults in Liuyang,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J Open* 7(10): e016091.
- Weiss, R. S. 1973. *Loneliness: 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sola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Yasuda, T., Iwai, N., Yi, C.C., and Xie, G.H. 2011.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in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Analyses Based on the East Asian Social Survey 2006."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42(5): 703-722.
- Zhai, Y., H. Yi, W. Shen, Y. Xiao, H. Fan, F. He, F. Li, X. Wang, X. Shang, and J. Lin. 2015. "Association of Empty Nest with Depressive Symptom in a Chinese Elderly Populati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87: 218-223.

